

共青团和群众性的 国防工作

苏联 阿·古雪夫等著



国防体育小丛书

人民体育出版社

4015

共青团和群众性的 国防工作

董 超 周 文 编著



国防教育出版社

（北京）

（内部发行）

国防教育出版社

• 國防体育小叢書 •

共青团和羣众性的国防工作

苏联 阿·古雪夫等著

王果愛譯

人民体育出版社

10250

統一書號：7015·394

國防體育小叢書

共青团和群众性的國防工作

苏联 阿·古雪夫等著

王 果 爱 譯

*

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體育館路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49號)

北京崇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737×1092 $\frac{1}{32}$ 19 F字 印張 1

1957年6月第1版

195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300

定 价 [9] 0.13元

責任編輯：刘 春 平

封面設計：庄 葉 葵

前 言

这本小册子是从“共青团和全苏支协”一书中摘译的，对我国青年团组织开展群众性的国防工作有不少参考价值。

近年来，在我国开展的群众性的国防工作，有射击、摩托車、无线电、舢板、駛帆、摩托艇、海上通訊、航海、航海模型、滑翔、跳傘、航空模型等項。毫无疑问，开展群众性的国防工作运动，青年团应该成为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的有力助手。不过，由于这是一項新的事業，沒有任何現成的經驗可以利用，青年团在向青年們進行宣傳、組織工作时，会遇到不少困难。这本小册子介紹了苏联共青团和全苏支援陸海空軍志願协会怎样進行“友好的合作”，共青团怎样組織团员們“用自己的双手”創造开展工作的物質条件，書中的每个实例，都可給我們以很有益的啓發。

由于原書中有些地方和我國具体情况距离較远，編校时曾做了部分的刪節。

編 者

統一書號：7015·394

定價〔9〕0.13 元

目 錄

友好的合作	1
一、从那兒入手?	1
二、怎样巩固基督組織	3
三、为什么要繳会費	5
四、發揮會員的積極性	7
五、“國防大学”	8
六、合理地使用場地	9
七、沒有練習場地怎么办?	11
八、怎样進行宣傳工作	12
共青团員的一小时	13
船队的誕生	15
臨時造船厂	15
水底倉庫	16
水上运动場	18
远航	18
用自己的双手	20
我想跳傘	20
利用廢料	21
建塔的工程師們	22
奠基	23
鋼臂伸开了	24
平衡錘——兩個廢鉄筒	25
理想實現了	26

友好的合作

一、从那兒入手？

党在共青团区委会和“支协”区委会这两个領導机关的面前提出了一項重要的任务：在青年中間積極進行國防工作，帮助男女青年掌握軍事專長。

共青团区委会的活动如果没有愛國主义的“支协”区組織的协助是难以作得出色的。作为一个莫斯科市加里宁区共青团区委会軍事体育部指導員的我，并不是沒有進行过“支协”的工作，我們为了使共青团員們掌握軍事專長参加“支协”基層組織的工作，曾經花了不少力气，但是問題在于我們沒有把自己的力量和“支协”区委会的工作配合起來。

“共青团区委会只顧自己行动，而我們的区委会也自己搞自己的。”区里一个工厂的“支协”基層組織主席茹尔金在“支协”区委会積極分子會議上这样說。

这句话說得很对。听了茹尔金的話，我想起了这么一回事：

有一次，我为了区委会的事到木工联合工厂去。

“組織內有什么新聞嗎？”我問共青团委員會書記哈良宾。

“我們正準備參加區里的射擊比賽。”書記回答。

“參加射擊比賽？”我驚訝地問，“是誰舉辦的？”

“誰？”哈良賓也詫異地望着我。““支協”！難道區委會一點也不知道這回事嗎？”

“也許區委會知道，”我閃避地回答。“但不知怎的沒有通知我。”

我一面說，一面幾乎肯定地想：假使連我都不知道的話，那末共青團區委會里誰也不會知道的。

查問了一下，果然如此。我馬上打電話和“支協”區委會聯系，他們才把這件事通知我。

“是的，區委會正在舉辦比賽。射擊比賽。多少隊參加呀？十個，太少嗎？當然，太少，但是有什麼辦法呢！單靠我們的力量是不能再多了，而共青團區委會又不幫忙。”

問到他們是否向共青團區委會請求過幫助呢？電話里就沉默了。

鑒于以後還會繼續沉默下去，我和區委會的委員們商量後決定馬上協助“支協”組織和舉辦射擊比賽。

在共青團區委會中，召集了我們所知道的、那些有“支協”基層組織的、企業中的共青團組織的書記們，指示他們如何協助“支協”會員們準備比賽，並派了共青團區委會和區委會全體委員們到各單位的共青團組織，去指導射擊比賽工作。結果，參加全區射擊比賽的，不是“支協”區委會所計劃的十個隊，而是三十個隊！

我敘述這件事的目的，不是在為自己辯護，而是要讓大家都看到，由於兩個委員會在國防工作中的友好合作可

以达到怎样的成就。

二、怎样巩固基層組織

國防工作是一項長期的教育工作。要想作得好就需要有区委会的帮助，更需要在区的工厂、机关、学校中建立和巩固“支协”的基層組織。

“支协”区委会主席尼·罗申很担心建筑工程局的“支协”基層組織的問題。

“我們倒是很願意帮忙，”建筑工程局共青团組織書記謝·馬丘金对我說。“但是不知道从那兒下手。我們正打算举行一次大会，邀請一位苏联英雄來参加。”

“当然，可以把英雄請來，”我表示同意：“讓他向小夥子們講講自己的战斗功勳。不过我想，僅僅是一次大会和一位英雄是无济于事的。你們組織里有多少共青团員？”

“六十人。”

“而工程局里的青年呢？”

“三百。”

“你們這兒上过前綫的人多不多？”

“有的是。”

“那末讓他們和男女青年在一起座談一次关于軍人的英勇和技巧，叙述他們自己是怎样战斗的，軍事技能是怎样在战斗中帮助了他們的。”

“然后怎样呢？”

“然后我們再召集青年們和他們談談你們“支协”基層組織的工作。”

共青团員們津津有味地听了衛國战争中的老兵們講述战士日常生活故事，这使他們对軍事知識發生了極大的兴趣。有些小夥子說，假使能經常在一起討論許多使青年們兴奋的問題那就太好了。

过了几天，又在这样的一个討論会上。有人問：“这是“支协”召开的大会，但出席的大部分不是“支协”的會員。也許我們應該退出会場吧？”

“不要，”主席团回答。“誰是會員，誰不是會員，我們会后再統計。”

我在發言中提到偉大衛國战争时期英雄們的功勳。这些功勳是卓越的軍事本領的成果。而本領，不是一下子学会的。是人們在苏联軍隊中服兵役时或是服兵役前，在“支援陸、海、空軍志願协会”的學習小組中頑强劳动獲得的。

我的發言剛一結束，就有人站起來問：

“如果我們加入“支协”，我們將做些什麼？”

“掌握軍事知識……”

“怎样掌握？”

“學習步槍。”

“射击嗎？”

“教授射击的。”

会上的空气活躍起來了。同时有好几个人發言。

“学跳傘嗎？”

“有跳傘……”

“游泳呢？”

“有游泳，也有划船……”

我給了許多乐观的答复，但并不是开空头支票。在我到建筑工程管理局以前，就和“支协”区委会談妥，供給管理局的“支协”基層組織步槍解剖模型、學習实用教材并撥給他們一只射击場上使用的表。

“現在我請求發言，”謝·馬丘金接着說：“你們誰願意加入“支协”？”

許多只手伸出來了，在人頭頂上揮動着。

“願意加入的可以遞申請書。”謝·馬丘金繼續說。

會場上忽然嘈雜起來。主席團的桌上很快就堆起了一大疊申請書。

“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很兴奋的对“支协”基層組織委員會的委員們說。“好好干吧，共青团区委会和“支协”区委会会协助你們的。”

通过大会、共青团区委会會議及各种形式的專題討論，幫助我們恢复了一切企業、机关和学校中“支协”的基層組織。

我們規定在“支协”区委会和共青团区委会之間建立經常的連系。

“支协”区委会主席尼·罗申經常了解共青团区委会有什么軍事活动。我出席“支协”区委会的會議，經常知道“支协”中所發生的事情，并使共青团区委会的支部也知道这些事情。

三、为什么要繳会費？

探照灯工厂中，收集“支协”会費的工作做得很不好。

“支协”区委会主席罗申有一次对我說：“請从你那方面帮忙催催吧！”

“僅僅靠催是不解決問題的，”我回答說：“支协”會員是不是都很好地知道他們為什麼繳納會費呢？”

“唔，這每個人都知道……”

“也許是的，但，是不是每個人都看見了呢？”

“你這話怎講，怎樣才叫看見呢？”羅申驚奇地問。

“我的意思是說，是否每個人都看見了他們所繳納的會費變成了什麼呢？要知道會費的一部分是留在基層組織中用來購買必要的用具、書籍的。因此，應該不僅簡單地告訴“支协”會員，他們的會費是“支协”物質供應站的基礎，而且還要向他們指出，基層組織的物質財富是直接依靠“支协”會員按時繳納的會費。”

探照灯工厂共青团委員會書記伊林在協助“支协”基層組織委員會催收會費後告訴我：

“協助是已經協助了，大家都繳了，但是不大情願。”

“那末就這樣辦吧。你們國防工作的財產多嗎？”

“有一些……”

““支协”會員們知道這些東西？”

“有些什麼他們都背得爛熟，因為他們都學習過，親手摸過。”

“他們都知道這些東西是用什麼經費購置的嗎？”

“這我就說不上了。”

那麼就以這個為題來座談一次吧。

伊林果真這樣做了。他召集了“支协”的會員，把一些

軍事書籍、步槍解剖模型、防毒面具都陳列在他們面前，說道：

“這一切都是用會費的一部分購買的，但是還有許多東西我們沒有。比方降落傘吧，許多人都想學習，而我們卻沒有。因為有很大一筆會費沒有收齊。”

共青團委員會書記和“支協”會員們的談話沒有白談。

基層組織開始能按期完成收集會費的工作，並且關心保藏和增添自己的國防工作用具。

在“支協”的一切組織中，哪兒收集會費工作遇到了困難，那兒的共青團委員會和“支協”基層組織委員會就共同進行這樣的座談，困難便逐漸消失了。

隨着“支協”會員人數的增加，基層組織的進款也增多，物質供應站也擴大了，這就協助男女青年們順利地掌握了各種軍事專長。

四、發揮會員的積極性

基層組織物質供應站的建立和巩固不僅須要資金，同時還要靠“支協”會員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一次，儀器制造工廠的“支協”會員到希姆斯克軍官俱樂部的水上運動站去，其中一個會員——共青團員聽見這樣一段對話：

“是啊，”一個工人用手指敲着一個有窟窿的汽艇的船身憂愁地說。“用得夠了。”

“用得夠了，不能再用了，”另一個工人不滿意地嘟囔着。“打上個作廢的記號，把它拆了，還可以有點用。”

“拆了？”這個會員想“讓這支汽艇躺在岸上生鏽？它

真的不能下水航行了？”

共青团員們听了这件事都很激动。

“把汽艇送給“支协”會員吧，”共青团員們向共青团委员会請求，“我們要把它修理好。”

仪器制造工厂共青团委员会書記弗拉季米爾·雅可夫列夫到区委会陈述了共青团員們对汽艇的意見。

得到区委会的支持，共青团員們獲得了这支汽艇。

这支汽艇在一九五三年被修好后就下水航行了，現在在莫斯科河上已航行兩年了。

仪器制造工厂的共青团員們親切地把这只汽艇喚作“我們的水上学校”。

在这“学校”里，他們訓練了数十名舵手、馬达工人、信号手以及各种專業水手。他們乘着这只汽艇完成了不少次大胆的航行、鍛煉着自己的意志，獲得了在战艦上为祖國服务的知識。

共青团委员会在共青团和“支协”的一切組織中廣泛地宣傳了仪器制造工厂“支协”會員們的創举。

五、“國防大学”

物質供应站一天天地擴大，新的國防工作器材和用具不断增加，基層組織的“支协”會員們要求有固定的地方來進行國防工作。石油瓦斯工厂共青团委员会書記瓦連金向共青团区委会反映了这个要求。

“难道工厂里連一間空房子也沒有嗎？”

“房子有，但厂長不給。他有一間随时备用的房間。”

“支協”區委會給工廠長的信，以及我和黨組織書記的談話生效了。廠長認識到“支協”會員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就給了他們一間房子。

以前我曾經看見過這間房子。剝落的牆壁、骯髒的玻璃、煙燻黑了的天花板。當我再度到這兒來時，幾乎不認識它了。到處粉刷得雪白耀眼，玻璃透明閃亮，房間里打扫得干淨而舒適。桌上放着報紙、雜誌。書架上放着軍事知識的書籍。架板上擺滿了教材、模型、防毒面具和手榴彈。牆上挂着統計表、圖表和標語。在屋角的架子上高高地放着學習用的馬達。

“這是我們的國防大學！”共青團員們這樣親切地稱呼自己的學習室。

六、合理地使用場地

共青團區委會和“支協”區委會經常關心“支協”基層組織中擴大物質供應站和訓練軍事專門人材的工作，並相互督促，給開展“支協”的各項運動以有力的保證。

在“支協”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談到訓練滑雪手的問題。

“我們估計了一下，”羅申對我說：“看起來，區里現有的場地不夠我們所有的組織使用，必須尋找那些還沒有充分使用的場地，而這樣的場地別的區里有。”

“假使是必須的話，那末就去找吧。”

次日，我將訓練“支協”會員滑雪手的困難告訴了共青團區委會書記格拉西莫夫，並提到羅申的建議。

“可以用区委会書記局的名义去請求，”書記說道。

“但是，你們是否有把握把訓練滑雪手的时间 and 場地安排得很有次序？不要弄到这样的情况：輪到探照灯工厂的滑雪隊时，結果他們在門口等來等去，等不及就把滑雪板給了別人。”

“不会的，”我肯定地說。“我們要訂好計劃，使各个团体在时间和地点上不發生冲突。”

“这还不够。必須請共青团委员会的書記們、“支协”基層組織委员会的主席們和滑雪場的主任們，都到区委会來，当面安排妥當。”

于是，我們真的請他們到区委会來了，向他們介紹了滑雪場的工作計劃。出席會議的人們，当面談好了滑雪隊練習滑雪的时间和先后次序。

以后，在“支协”基層組織和滑雪場之間就沒有發生过任何誤会。

一部分的場地是向外区租借的。如电机工厂的“支协”會員滑雪隊就是在另一区的斯大林文化休息公園滑雪場上練習滑雪的。

共青团区委会并不是很順利地就和公園方面談妥这件事的。

“使用場地的时间都占滿了，时间表上沒有一个空。”公園方面回答。

我們不止一次地跑到場地上去，仔細搞清場地上的日程，終于还是在时间表上找到了一个小时的空白。工厂的运动員每天只有一小时的时间在这个滑雪場上練習，但是，就